

没挂断的电话

□董改正

好友跟我说起他的伤心事。那天,父亲生病住院,他没有告诉亲友,因为父亲的病情不是太严重。表姐恰好打来电话,问他父亲身体可好,他随口答道:“打了两天吊针,好多了!”表姐着急地问:“怎么了?没事吧?”“没事!胆结石,手术很成功。”他很高兴有人关心他的父亲,互相问候了几句,他们就互道再见。

在他准备把手机放入口袋时,他听见手机那边的表姐在说话。原来他没有挂断电话,表姐也没有挂断,但他俩都以为挂断了。只听表姐在问:“我们得过去看看吧?少不得要包五百块钱。”小舅说:“都知道了,不包钱不像话。”他不敢再听了,挂断了电话。

朋友看着我,伤心地说:“亲人之间,怎么会这样?”我没有附和他。他的表姐经营着一个果园,收支堪堪持平,稍有波动就要举债维持。她打这个电话,可能是想借钱的,不料反而要搭钱进去。站在对方的立场,其实也可以理解,并非人心真的那么冷漠。

在朋友喜得贵子向你报喜时,在亲戚乔迁新居给你打电话时,在同学喜结良缘给你送喜帖时,你是否也说过类似的话?只是没有被对方听到罢了。你强打着精神去了,却高高兴兴地回来,因为那是你的亲友圈,不相互走动,情就淡了,爱就疏了。送礼,说到底就是一种利他的行为,我们收获的是和谐。和谐是因为我们都收敛了自己的刺,懂得相处之道。我们不是圣人,抱怨、愤怒等情绪是可以被原谅的。

没有挂断的电话,就像偶尔露出的生活华丽外衣里的旧絮,不必难过,请你把它掖进去,美了它,也暖了自己。它不是阴影,只是空中偶尔飘过的云,一阵风过,依然是艳阳满天。

最高境界

□范方启

有人就做人的最高境界发表看法:把自己当别人,把别人当自己。在我看来,这不是最高境界。把自己当成别人还勉强说得过去,把别人当成你自己却万万不可:别人的钱、别人的女人,你千万不要当成是你自己的,否则会有麻烦。把别人当成你自己,你还得先问问人家答应不答应。

有人认为荣誉的最高境界是:你已离开江湖,江湖还在传说你。李白、杜甫等人离开人世一千多年了,至今人们有事没事都会说到他们。说起他们,也无非是说他们的作品,有文字可查,并非江湖传说。纪晓岚离开江湖也好多年了,关于他的传说的确不少,可传说中的纪晓岚和真实的纪晓岚是一回事吗?信传说,只能说明你脑子进水了。

家人想你,单位想你,这被看成是事业的最高境界。家人想你,你在忙事业,还能理解,单位想你,你在哪儿?在忙着应酬还是在忙着私事?忠于事业,你应该招之即来,不摆谱,不矫情,你得在单位想你之前赶到,始终听命于单位,不要等单位需要你时却不见你的踪影。

哭着来,笑着走——生命的最高境界。哭着来,这是事实,但这只能算普通境界。至于笑着走则不尽然,你这一生享尽了荣华富贵,越是这样,你越该留恋这美好的世界,越发不想走;你的子女一个个都很有出息,你将要离开他们了,从此生死两茫茫,你真的能高兴起来?

喝酒的最高境界就更离谱了——你连知道他是谁,他已不知道你是谁。哥们儿,你这不是把人家往死里喝吗?你就不怕喝出人命吗?

喝酒的最高境界就更离谱了——你连知道他是谁,他已不知道你是谁。哥们儿,你这不是把人家往死里喝吗?你就不怕喝出人命吗?

别轻易高举“免战牌”

□沈晓锁

在旅游大巴上,坐在我身边的是一对小情侣。

刚开始,这对小情侣有说有笑,可不一会儿便吵了起来,只听女孩儿言辞激烈地说:“不是你让我别操心的吗?现在好了,没带单反,我们不是白来了吗?你说怎么办?”

男孩儿不说话,一副懒得理你的表情。严格意义上说,这算不上吵架,因为我只听到女孩儿的声音,男孩儿始终沉默。这场景,我看着都替他着急。女孩儿吵了一会儿,见男孩儿没反应,也不再吱声。

到达目的地后,两个人谁也不理谁。僵持了一会儿,女孩儿赌气拎着包去了火车站,提前结束旅行。

在现实生活中,有些男人拙于表达。你不是喜欢吵吗?我不理你就是了,看你怎么吵下去!这往往导致不好的结果:明明说几句好话就能解决的事,非要闹到最后彼此不痛快。

无论是恋爱还是已婚,若是一方热衷于“热战”,一方却习惯以“冷战”接招,迟早会让爱情和婚姻憋出“内伤”。

大多数女人,都喜欢痛快淋漓地吵上一架,吵完心里痛快了,也就不记仇了。可有些男人,在这种情况下常常高举“免战牌”,严格以沉默是金为原则,就是不跟你吵。女人这边又恨又气,严重者,以离婚相威胁,而这时候男人却睁着一双无辜的眼睛,很不解地问:“这般小题大做,为何?”

当然,有些男人并非真的要“冷战”,他们只是习惯于用这种方式来表达自己不想吵架的心情。可女人希望自己说出来的想法,能够得到男人的回应,哪怕大吵一架,也比男人的沉默来得解气。

因此,作为男人,别轻易高举“免战牌”。适时地吵上一架,好好地与女人沟通,反而能够迅速化解矛盾。

【说古论今】

官升辈分长

□乔兆军

官升辈分长,说到底还是权力欲在作祟,升官了,自然要大耍领导派头。

民间有一句戏言:官升辈分长。虽说是戏言,却有几分道理。有些人在不得志时,夹着尾巴做人,见人自矮三分,一旦位高权重,眼睛就开始往上翻,辈分也跟着长了起来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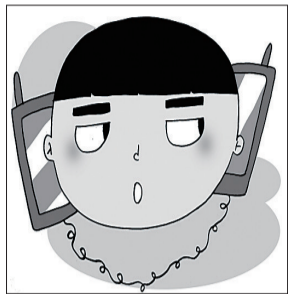
张洎(jì),五代南唐人。在他还是举人的时候,张泌(bì)已是达官显要,张洎迫切地想攀上这一高枝儿。因同姓,他在上门拜会张泌时,便自称表侄孙。张泌见张洎有才气,加上都姓张,就认了这个不知哪门子的表侄孙,时不时给他一些帮扶。不久,张洎当上了县尉,虽官不大,但毕竟与布衣有了区别,他在张泌面前不再“装孙子”,改以侄辈自居。后来张洎升为监察御史,与张泌同级,张洎见到张泌改为兄弟相称。再后来,张洎成了南唐后主李煜面前的红人,见了张泌,连亲戚都不认了。

唐朝诗人李绅幼年丧父,生活贫苦。《云溪友议》记载,在他发迹前,有个叫李元将的人经常接济他,他到元将家做客,每次都叫元将叔叔。发迹后,李绅再无尊崇之色,李元将也知趣,主动降低辈分,称自己为弟、为侄,李绅还不高兴,直到李元将称自己为孙子,李绅才勉强接受。

袁世凯年轻时,曾与张謇(jiǎn)同在吴长庆幕下为官。张謇是清末状元,很有名气。袁世凯初见张謇,自称学生,一口一个“夫子”地叫着。当袁世凯做了山东巡抚,便改称张謇为先生,自称后学。后来袁世凯做了直隶总督,又改称张謇为仁兄,自称愚弟。张謇心里不快,写信怒责袁世凯:“足下官位一个劲儿上升,我的辈分就一个劲儿下降,你再升一级,不知该如何称呼我?”

郑板桥有诗曰:“乌纱略戴心情变,黄阁旋登面目新。”官升辈分长,说到底还是权力欲在作祟,升官了,自然要大耍领导派头。当年与陈胜一起“辍耕之垄上”的那些穷朋友,在陈胜为王后竟敢“遮道而呼涉”,岂能不死于非命?

【生活手记】



站在对方的立场,其实也可以理解,并非人心真的那么冷漠。

【笔走偏锋】



有人就做人的最高境界发表看法:把自己当别人,把别人当自己。

【情爱物语】



适时地吵上一架,好好地与女人沟通,反而能够迅速化解矛盾。